

事類賦注

〔宋〕吳淑著

〔宋〕吳淑撰注
冀勤王秀梅馬蓉校點

事類賦注

中華書局

責任編輯：胡宜柔

事類賦注

SHI LEI FU ZHU

〔宋〕吳淑撰注

冀勤 王秀梅 馬蓉 校點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2³/₈ 印張·1插頁·349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000冊 定價：14.95元

ISBN 7-101-00494-6/Z·54

事類賦卷第一

勃海吳淑撰奉勅注

天部一

天日月

天賦

太初之始玄黃混并

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陳思王魏德論曰

在昔太初玄黃混并

及一氣之肇判生有形於無形

潘岳西征賦曰

化一氣而甄三才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

於是地居下而陰濁

徐整三五歷曰

事類賦卷第三十

右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邊 傳德校勘

左儒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兼李司管文字陳 綬校勘

左從政郎充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沈 山校勘

右從政郎充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李 端民校勘

書影二：同前書。

校點說明

我國宋代，官方修書的風氣很盛，特別是大部頭的類書，如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冊府元龜》等，都是奉敕集體編纂而成的。個人編撰的類書也時有所見，吳淑的《事類賦注》便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一種。

吳淑（九四七——一〇〇二）字正儀，潤州丹陽（今江蘇省丹陽市）人。他由南唐入宋，一生活動的主要時期是在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。他在南唐時，以「屬文敏速」知名，曾受到韓熙載、潘佑的器重。徐鉉主試進士時，他擢在高第，後召試學士院，任職史館。入宋，以「詞學典雅」、「學問優博」，受到太宗的嘉賞，參加編修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文苑英華》三部大書。後又遷祕閣校理，修《起居注》、《太宗實錄》。官至職方員外郎，卒年五十六歲。他的著作除《事類賦注》三十卷外，尚有文集十卷，《說文五義》三卷，《江淮異人錄》三卷，《祕閣閒談》五卷，《異僧記》一卷（一），《謔名錄》一卷（二）。

類書始於《皇覽》。《皇覽》是魏文帝曹丕命儒臣王象、劉劭撰集而成的，據《魏略》稱，全書八百餘萬字，分四十餘部，每部數十篇，內容專輯故事。按此書早於宋代亡佚。此後，

不斷有類書問世，形式多種多樣。如唐徐堅等編撰的《初學記》，李嶠撰著的《雜詠》，明游日章撰、林世勤注的《駢語雕龍》，清康熙時編撰的《駢字類編》等，均各具特色。《事類賦》則是用賦體類事最早的一部，是吳淑進獻給宋太宗趙炅的，全書二十卷，分十四部，一百目，每個子目爲賦一篇，子目標題都是一個字，故稱「一字題賦」，無注。據王應麟記載，成書於端拱（九八八——九八九）中^{〔三〕}，後詔令注釋，吳淑遂於淳化四年（九九三）擴充爲三十卷^{〔四〕}，始名《事類賦》。它初無刻本，最早的著錄見於南宋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，僅「事類賦」三字，編入子部類書類；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四增記了著者和卷數；王應麟《玉海》卷五十九則具體記載了成書和注釋擴充爲三十卷的時間。王偁的《東都事略》卷一百十五，曾鞏的《隆平集》卷十四，以及不知撰人的《京口耆舊傳》卷三等宋人著作，也都有關於《事類賦》和吳淑的記載，這些都是極其可貴的資料。邊惇德序中說：「駢四儷六，文約事備，經史百家，傳記方外之說，靡所不有。」這無疑是對《事類賦》從內容到編纂體例的妥切概括。明代人對之更是備加稱道，李濂說：「余覽是書，未嘗不嘉其考核之精，敘述之美，而三歎其用心之勞也。」^{〔五〕}秦汴說：「句以偶對，事以類收，章以韻協，讀之如見武庫之富，玩之如探滄海之珍，誠後學之師資，詞科之麗澤也。」^{〔六〕}到了清代，影響更爲廣泛，先是華希閔撰注《廣事類賦》四十卷，分二十七門，廣爲二百九十一首，吳世旂撰注《廣廣事類賦》三

十二卷，繼廣爲賦一百三十七首，其後王鳳喈撰注《續廣事類賦》三十卷，分十一部，復續之爲二百六十首，張均撰注《事類賦補遺》十四卷，分十三門，撰成百首，補其缺略。這都是有感於吳賦的門類尚嫌不足，遂仿吳淑之體，均自作注，且擴充了卷帙的。可見，有清一代學人對賦體類事的偏愛，但其「精博終不逮是編」也。

本書賦文多薈萃成言，用駢四、儷六的寫法，顯係作者有意適應當時取士之制和科場上的特殊需要。這種體裁，在類書編撰中却成了創舉。本書注文兼收衆籍，多是摘錄唐以前各種典籍上的有關材料，依照內容分門別類地編排，實際是一部集錄古籍資料、類似小百科全書的工具書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對此作出了公正的評價，它說：「淑本徐鉉之婿，學有淵源」，「見聞尤博，故賦既工雅」，「注與賦出自一手，事無舛誤，故傳誦至今」，尤其是吳淑所引之書大都「採自本書，非輟轉摛摭者比，其精審並爲可貴，不得以習見忽之矣。」（卷一三五）可見它的使用價值絕不能低估。首先是吳淑注文中引用的古籍至今已失傳，它却保存了斷篇殘句，可以供今人瞭解原書的一斑。例如：許多讖緯之書，早在唐以前就失傳了，吳淑從其他書中多方鉤稽，在《事類賦》中引用者相當可觀，舉其要者，有《河圖括地象》、《龍魚河圖》、《河圖挺佐輔》、《易乾鑿度》、《易通卦驗》、《易坤靈圖》、《易通統圖》、《尚書考靈曜》、《尚書帝命驗》、《尚書中候》、《詩含神霧》、《詩推度災》、《禮斗威儀》、《樂動

聲儀》、《春秋演孔圖》、《春秋元命苞》、《春秋運斗樞》、《春秋感精符》、《春秋考異郵》、《春秋說題辭》、《孝經援神契》、《孝經鉤命決》等等，都不止一次被引用，可以幫助今人瞭解兩漢時期緯書的點滴情況。又如《范子計然》、《汜勝之書》，這些論述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，也早已失傳，本書却引用若干條，後人能從中瞭解古人生產的某些經驗和技能。還有《竹書紀年》、《古文瑣語》、《漢官儀》、《吳錄》、《瑞應圖》及謝承的《後漢書》，張璠的《漢記》、《續漢書》、《帝系譜》，徐整的《長曆》、《玄中記》、《物理論》，陸機的《晉紀》、《洛陽記》、《要覽》，王隱、臧榮緒的《晉書》，何法盛的《晉中興書》，劉義慶的《幽明錄》，蕭子良的《冥驗記》，皇甫謐的《年曆》，虞曷的《穹天論》，姚信的《昕天論》，王褒的《僮約》等，還有《義興記》、《義熙起居注》、《綠江記》、《衝波傳》、《曆忌釋》等等，都是其他類書少有引用的珍貴古籍，本書都有引用。因之，清人近人多據《事類賦》以從事輯佚和校勘。即使是傳世的古籍，本書所引也有多出今本者，諸如《博物志》、《搜神記》、《論衡》、《明皇雜錄》等等，凡新的校注、校箋本都已從中輯出若干佚文，或可與《太平御覽》所引對校。舉例說，本書卷一《天》引《論衡》：「日月星辰隨天而西移，行遲天耳。譬若磨石之上行蟻，蟻行遲，磨轉疾，內雖異行，外猶俱轉。」文意十分清楚，而今本《論衡·說日篇》：「《易》曰：『日月星辰麗乎天，百果草木麗于土。』麗者，附也。附天所行，若人附地而圓行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

焉。」文意相近，文字不同。卷二十一《馬》引《論衡》：「儒者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，望吳昌門謂淵曰：『爾何見？』」曰：「一疋練前有生藍。」子曰：「白馬蘆芻也。」雖見于今本《論衡·書虛篇》，文字却有不同。其次是可以用來校正今本古籍的一些訛誤。如《韓詩外傳》這部記錄古代故事和傳說的書，從西漢初期流傳下來，幾經刊刻，產生不少錯誤，據考証已不是原書之舊。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出版許維遹的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，即用《事類賦注》的引文校正了近十處錯誤，並增補兩句遺漏的文字。又如本書卷二十一《馬賦》，注文所引《文選·七發》「鍾岱之牡，齒至之駒」，在今本《文選·七發》中，「駒」作「車」，李善注「未詳」；而據《事類賦》所引，可知「車」實是誤字，可據此書校改。這些都說明《事類賦》與其他大型類書一樣，有它的輯佚和校勘價值。

此外，本書注文在引書方面也存在一些錯誤。引用的書名前後常不一致，或繁或簡，如《汲冢紀年》又稱《紀年》，《天象列星圖》又稱《列星圖》。書名與篇名相混的情況亦時有所見，如用「天老對黃帝」篇名代《韓詩外傳》。標列的書名也往往有誤，如：卷三引《孟子》一段話：「滕文公卒，葬有日矣。天大雨雪，至牛目，羣臣請弛期，太子不許。惠子諫曰：『昔王季葬渦山之尾，樂水齧其墓，見棺前和，文王曰：『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。』乃出爲帳，三日而後葬。今太子宜曰：『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，故使雪甚。』弛期而更爲日，此文王之義也。』」

太子曰：「善。」此條亦見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五五，引自《孟子》，而今本《孟子》裏沒有這句話，却見於《呂氏春秋·開春論》。此或係節錄所致，或許《孟子》古本中有這句話也未可知。

《事類賦》的版本有近十種之多。流傳下來最早的本子，是宋紹興十六年（一一四六）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（簡稱宋本），這是在吳淑去世一百四十四年之後刊刻的，是否就是最初的刻本，不得而知。書中弘、玄、殷等字均缺末筆，結體方整，槧工精湛，確係南宋初期浙刻無疑，可惜漫漶之處屢屢可見。我們有幸看到這個刻本的兩部：其一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未標殘本，實際上卷三《雷》下僅有二十一句賦和注文，於「澤中」以下至卷末闕文，而另一部北圖標出殘本者，其卷三却是完整的，黃丕烈又將此殘本闕失的部分，即卷六至卷十，卷十七至卷十九，據明本抄配補齊，卷十四至卷十六配以清嘉慶十八年黃氏士禮居抄本補齊，這個抄配本，以下簡稱黃校本。黃氏的校文雖不多，我們也適當地吸收在校記裏。明以後的刻本流傳下來的有七八種，現分散在全國一些大圖書館裏。我們見到了其中的嘉靖十一年蔡弼刻本、嘉靖十一年無錫崇正書院華麟祥刻本、嘉靖十三年白坪刻本、嘉靖十六年秦汴刊本，尚有台灣收藏的嘉靖十三年白石岩刊本、嘉靖間覆宋刊本、明新安潘仕等校刊本未見。現就我們見到的本子比較而言，它們似是同出一源，無論分卷次序，正文和注文，沒有發現大的不同，只是或多或少的刊刻之誤而有所差異罷了。宋本雖有漫漶，但刊刻之誤較少。

由於宋本未能複印，我們即用較爲通行的明秦汴本作底本，而以宋本和其他版本作爲校本。同時，我們還在需要的地方參校了《太平御覽》和部分原書。

本書卷一至卷九玉賦由冀勤校點，卷九珠賦至卷十八由王秀梅校點，卷十九至卷終由馬蓉校點。附錄資料由冀勤搜輯，索引由王秀梅、馬蓉編製。

整理此書是我們的第三次合作^(八)，我們希望盡量做到校勘準確，但事實上，由於我們能力和條件所限，加之對歷代經史古籍所知甚少，無論在校勘或標點方面，都不免會有遺誤，懇切地希望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。有關校點的具體做法，詳見校點凡例。

最後，我們要感謝周振甫先生爲本書提出不少寶貴意見，要感謝胡宜柔同志細心通審全稿，糾正了一些失誤。還有程毅中同志爲本書封面題簽，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的同志們所給予的諸多幫助，均在此致謝。

冀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，北京。

注

〔一〕 此書僅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。

〔二〕 此書收入宛委山堂《說郛》卷三十四，未見著錄。

〔三〕〔四〕 此說見《玉海》卷五十九。然邊惇德在紹興十六年（一一四六）序中稱：「淳化中（九九〇——九九四），博士吳

淑進《事類賦》於朝，太宗末年（九九七）嘉其精贍，因命注釋之，擢爲水曹郎。〔這段時間較王應麟說略晚數年。王應麟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（一二二二），死于元貞二年（一二九六），得見邊惇德序而不從，其說必另有所據。當以王說爲是。〕

〔五〕 見明嘉靖十三年白珣刻本卷首《刻事類賦序》。

〔六〕 見明嘉靖十六年秦汴刊刻《事類賦序》。

〔七〕 見周中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六十一。

〔八〕 前兩次係指《湖海新聞夷堅志》、《新編分門古今類事》的出版，整理者署名金心。

校點凡例

一、本書的整理工作，主要在於校勘標點，校正訛、脫、衍、倒，並搜集有關本書及作者的資料。

二、本書以明嘉靖十六年秦汴刊本爲底本（簡稱秦本），以宋紹興十六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（簡稱宋本）、黃丕烈對宋本的校補配抄本（簡稱黃校本）、明嘉靖十一年無錫崇正書院華麟祥刻本（簡稱華本）、明嘉靖十三年白珣刻本（簡稱白本）爲校本，並參校早於本書的大型類書《太平御覽》（簡稱《御覽》）。他本是而底本誤者，據改，在校記中說明，形近音近而訛等顯誤者，逕改不出校；有參考價值的異文寫入校記；底本不誤而他本誤者，概不出校，以免繁瑣。尚有明嘉靖十一年蔡弼刻本，因與底本行款、文字基本相同，故不出校。

三、本書原注文引錄各書多有刪節，遇有文意費解者，盡量參校流傳有緒的原書作出判斷，並在校記中注明，以供參考。此外，一般不另作他校。

四、本書每卷卷首有「宋博士渤海吳淑撰注，明錫山後學秦汴校刊」兩行署名，均刪去。

五、本書用新式標點符號，分卷仍按原書順序，賦文用大字排，注文用小字排於賦文

之下，校記則統列於各賦之末。

六、本書共分十四部（天、歲時、地、寶貨、樂、服用、什物、飲食、禽、獸、草木、果、鱗介、蟲），部之下又共分百目，每目各爲賦一篇。全書賦文幾乎逐句有注，注文又必須夾排於賦文行間，索檢十分不便。爲便利讀者查閱，現將每篇賦文，按子目分別逐句依次編列序號，以阿拉伯數字冠於每句賦文之前，例如卷之一「天部」，子目「天」，首句賦文上冠①字，即：「①太初之始，玄黃混并。」列子曰：太易者，未見氣也。太初者，氣之始也。以下各目序號類推。

七、本書另編引用書名篇名索引附後，可供讀者翻檢時參考。

事類賦序

淳化中，博士吳淑進《事類賦》百篇於朝。太宗嘉其精贍，因命注釋之，擢爲水曹郎。今觀其書，駢四儷六，文約事備，經史百家，傳記方外之說，靡所不有。其視李嶠單題詩、丁晉公《青衿集》，用功蓋萬萬矣。歲月寢久，世罕其傳。提舉榮陽鄭公將命東浙，莅事未幾，百廢具舉。暇日哀集羣書，曉析涵泳，以爲退食之娛，因以所藏《事類賦》善本俾鏤版，以備士夫章句檢討之益，且俾惇德著其述作之始於右。惇德切觀四聲之作，起於齊梁而盛於隋唐，今遂以爲取士之階。其協辭比事，法度纖密，足以抑天下豪傑之氣。至於源流派別，凡有補於對偶聲韻者，豈可靳而不傳。雖淑之書用意浩博，將以貽惠來今，然非鄭公則不能廣其說，使學者有所觀覽云。

紹興丙寅仲夏二十三日，右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邊惇德謹序。

進注事類賦狀〔一〕

右，臣先進所著《一字題賦》百首，退惟蕪累，方積兢憂，遽奉訓辭，俾加注釋。伏以類書之作，相沿頗多，蓋無綱條〔二〕，率難記誦。今綜而成賦，則煥焉可觀。然而所徵既繁，必資箋注，仰聖謨之所及，在陋學以何稱。今並於逐句之下，以事解釋，隨所稱引，本於何書，庶令學者知其所自。又集類之體，要在易知，聊存解釋，不復備舉，必不可去，亦具存之。凡讖緯之書，及謝承《後漢書》，張璠《漢記》、《續漢書》、《帝系譜》，徐整《長曆》、《玄中記》、《物理論》之類，皆今所遺逸，而著述之家相承爲用，不忍棄去，亦復存之。前所進二十卷，加以注解，卷秩差大，今廣爲三十卷，目之曰《事類賦》。乏張華之博物，叨預升聞；謝陸賈之著書，敢期稱善。徒傾鄙思，曷副宸心。伏乞皇帝陛下，俯錄微能，特紆睿覽。苟乾坤之施，不遺芻狗之微，則鉛槧之勤，庶耀縑緇之末。冒黷斧戾，兢惶載深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宋本無此狀。

〔二〕蓋無綱條 黃校本作「蓋綱無條」。